



为爱妻开灯

□邝群英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他不敢入睡,只是静静地听着妻子那呼吸均匀的声音。

妻子身怀六甲,他一分欢喜,一分愁。喜,是因他们俩的爱情结晶了,他要做“爸爸”了;忧,妻子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厉害。看着妻子呕吐时,那难受的样子,自己心里更加难受。妻不能正常吃饭,妻吃一口吐一口,心想——这个孩子让妻受的罪太大了,早知妻这么难受,就不让妻怀孕了。现在他只有更加疼爱妻子了。

随着肚子里的孩子,慢慢长大,子宫压迫着膀胱神经,妻子解小便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样严重影响了妻子的睡眠质量。为了让妻多睡上一会,为了更方便于妻子,他强忍着困,注意妻子睡觉时的状态,当妻子动身,知道妻子又要小便了,他就连忙坐起来,伸手拧亮灯,妻子眼前闪着亮光,亮光里闪着老公送给她的温柔敦厚。

妻子抬头看着老公说,你咋又醒了,

我自己会开灯的,这样下去你会吃不消的。

他笑笑说我也刚睡醒。说着话,他就去搀扶着将要坐起来的妻子,妻子笑着说,我没有那么娇气,我自己能行的。他笑笑,仍然搀扶着妻子坐起来,搀扶着妻子去卫生间,他又伸手帮妻子拧亮卫生间的灯。完了,他又拧息了卫生间的灯。搀扶着妻子上床,等妻子躺好,帮妻子盖好被子。他又拧息了床头柜上面的灯。

听着妻子呼吸均匀地睡熟了,他才轻轻入睡,但不敢大睡,怕妻子再醒时,不能为妻拧开灯。

这样以来,经过他精心地照料,减轻了妻子的妊娠反应,他白天上班发困,强打精神来驱赶疲劳。同事们看到他都笑着说,是你妻子怀孕了,还是你怀孕了?看把你弄得像个孕妇似的。

他笑笑说,这是妊娠反应传染病,听说外国男人就有产假,在家里护理婴儿;

只要她幸福

□车兵

生活中我有两个好朋友,她们是我的高中同学,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互相牵挂,默默关注着彼此的一切。

远在大连的H一直是我们三人中最幸福的,老公年轻有为,是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儿子优秀,在北京邮政大学读大一,她在一个私企做财务,工作也很轻松,在网上她经常大晒自己的幸福,让我们既羡慕又嫉妒。但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没联系我们,打电话不回,网上又不在,怎么也联系不上,我和同在沈阳的W真的很担心她。

昨天,我突然接到了她的电话,还没等说几句,就嚎啕大哭,断断续续中我知道她已来到沈阳,我和H急忙赶到她所在

的饭店,见面后,我们再三追问原因,才知道原来是网友惹的祸。原来H前一段时间发现老公有了外遇,心情特别不好,为了儿子,又不想和老公摊牌,又怕和我们说了自己脸上挂不住,所以一直把痛苦埋在自己的心里。郁闷之下,她开始了一段以前最嗤之以鼻的网络情缘,在网络上他认识了“天之缘”,他们之间淡淡的倾诉、淡淡的交流、淡淡的吸引……他们非常投缘,用她的话找到了初恋的感觉,每天睁开眼看到的太阳都是新的,自己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但她也总是担心,害怕这种幸福会随时消失,总是患得患失。本来他们约好要在沈阳见面,到了约定的时间,她没有见到他的人影,打

电话又关机,她真的失控了,根本不在意别人疑惑的眼神,蹲在大街上就痛哭起来。听了她的述说,我们大有恨铁不成钢之势,轮番攻击她,笑她天真,恨她幼稚,她一声不吱,直等到我们都不知道再说什么的时候,她的一句话就让我们哑口无言:“因为他让我感到快乐,由内而外的快乐,我满足老天能让我遇到他。不论我付出什么,我都情愿。”所有的话都等于白说,所有的预想都等于空想,看来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们正想再劝她时,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本来还哭哭啼啼满脸愁容的她,立马喜笑颜开,只丢下一句:“他来了,我说他不会骗我嘛,不陪你们了,回聊。”不等我们回话起身就

走,根本不想我们凑到一起多么不易,W不理解很生气,说她不念姐妹之情,真是陷进去了,无可救药了。我安慰她说:“我们之所以来是因为关心她,希望她幸福,现在她很幸福,就够了,她能在最痛苦的时候想到我们,我们就是她最亲的人,何必斤斤计较那?只要她快乐就好,只要她还能哭出来就好。很多事情只有经历后才知道值不值得。”听了我的话W不出声了,我们打道回府。

在回家的路上,回想刚才的一幕幕,我真心生许多感慨: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婚姻是很脆弱的,每个人都多要一份责任感,不要游戏人生,不然一定会被生活所游戏。

你必要承受的

□朱云

送女儿去幼儿园,还没走近,便听到教室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孩子的奶奶一边哄一边说:“宝啊,别哭了,再哭奶奶也要哭了。”孩子听奶奶这样说,哭得更厉害了,任谁也哄不好。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十分钟,老师见再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只好让孩子的奶奶先行离开。奶奶离开后,孩子哭得更狠了,边哭边说:“我不上学,我要回家,老师开门。”当老师将门打开后,她居然跑出了教室。

事后在和老师的聊天中得知,小女孩已经四岁了,每次上幼儿园势必都要哭上一回。不仅如此,她还会在老师没有注意到她时,偷偷地往外跑。这种事情多了,老师也很伤脑筋,无奈之下,有时老师会将她一人关在一个教室里,并说这样的方式叫做隔离教育。

想她一个小女孩被老师关在教室里,哭得伤心不说,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只是这又能怪谁呢,这世上的一些事情,你总得去适应,适应不了,你只能承受。虽然,她还是那样的小,可却没有任何办法改变,除非你一辈子都在父母身边,不去面对世事。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女儿当年上幼儿园的情形,哭着喊着说不去,可我却只能狠心送去。我知道,这是她必要承受的,谁也代替不了她。既然生了她,既然她在这个世上生存,就只能去承受这一切。

那个孩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依旧还是又哭又闹,只是这样的情形在渐渐地减少。我想,她终究要适应这样的生活,终究要承受独自面对世事的滋味。这种滋味,只能自己去品味,谁又能代替你呢。

说是孩子,其实,我们大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你只能承受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你必要承受的,你只能去承受,不要抱怨这一切,因为,你在这世上,注定只能是这

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
投稿邮箱:qlwby@126.com

连载

7

娟娟这几日一直都在给普华介绍相亲的对象,最后实在拗不过她就去次了。可想而知,普华的第一次相亲并不成功。

对方是中年公务员,比她到的晚一些,他拨了电话到普华手机上,她还来不及接电话已经挂断了。从茶室门口慢慢走来一个拿公文包的男子,一身整齐的套装,规矩的发型,眼镜,很容易忘记的长相,入座前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一番。普华穿得很素,又盘了发髻,没化妆,像个新寡的妇人,给对方的第一印象自然算不上好。

入座便是中规中矩的问答,双方互通名字、年龄,各自的工作和家庭。普华一贯和陌生人见面都显得拘谨,男士问了些私人问题,她大都惜字如金地作答,时间不长,对方已显出意兴阑珊,也只点了茶。当被问及离婚缘由,她失口称永道“我先生”,意识到时对方已沉下脸不再讲话,很快就结账离开了。

“我先生”?多可笑的称呼,回想起来普华都觉得很诡异。他们一起时,她从不介绍他“这是我男朋友”,“他是我丈夫”,他却热衷于向别人宣告“这是我爱人”,“她是我太太”,那些听似平常的称呼,现在从属于别人,她才意识到可以脱口而出的日子是多么宝贵。

结完账,她一个人晃出茶座回了家。快到午夜,座机电话突然在黑暗里响了两声,铃声穿透静谧的

夜色,惊了普华一头的汗。她走到电话前摸到听筒,等着录音的滴声响过自动接通,沉沉地吸了二口气。

电话里是久久的沉默,依稀有人在彼端呼吸。沉默过后,录音里响起了永道略带暗哑的声音。

“我哥回来了,明天他请客,我去接你。老地方,六点半。”

“老地方”是一家位于北大附近的牛肉面馆,从大学交往开始,普华常和永道在那里吃饭。施家兄弟喜欢那里简单的店面,尤其是原汁原味的西北牛肉面。一勺烧肠子的辣椒油,一个脆口芝麻火烧,配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有时还点下酒菜,是他们嘴里常叨念的“极品”。

第二天,她不敢贸然回家,只好去了附近的超市。下班后超市正是营业高峰,普华侧身从购物区出来,包不小心钩到身旁顾客的购物袋,撕出一条长长的裂口,水果噼里啪啦散了一地。

她蹲下帮忙捡地上的橘子,追着滚到远处的几颗兜在衣服里,此时包裹的手机响了根本顾不上听。恰好有人从背后递来一个闲置的购物筐,示意她把捡好的橘子放进去,普华回头道谢,看清眼前的人,手一松,裹在衣服里的橘子又骨碌碌掉了回去。

永道放下购物筐,把脚边的橘子一颗颗放进去。默默做完这些,接过普华手

里的最后一颗,拉她起来,提起购物筐去款台。

普华跟在永道后面,木然地穿过无购物通道,逆着人流往超市门口走,用了几秒钟就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加快步伐,到外面寻找出租车,穿过停车场,她几乎跑了起来,追上一辆刚有客人下车的出租车钻进后座,回身关门的一瞬,有人却先一步握住了她的手腕。

他一言不发挤进并不宽敞的后座,她不得不挪开身子让出位置。

“师傅,开车!”他沉着关上车门,压下她的手报了地址。

“你……”“刚才才是永博电话,他等着呢!”

他异常严肃地转过头像是某种警告,她知趣地噤声。等车上了环路,他才稍稍放松掏出手机打电话。



◆作者:琴瑟琵琶
◆出版社:朝华出版社

11

老福的推理

从伦敦回来之后,我们一行便向重庆黔都赶了过去。

为什么我们的目的地是重庆?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在伦敦海关处出来之后的事。——那是老福的表演时间。

在海关处办完事,瑞恩帮我们买了机票,一行人便在VIP候机厅里休息。老福也没等着我们发牢骚,就主动说开了:

“屋主张顺英,英文名哈里·张,妻子罗琳·苏菲亚,瑞典裔英国人。张顺英在新世纪初来英国留学,后来在朴茨茅斯定居,2003年和大学同学苏菲亚结婚,于次年生下张瑞恒。其母郭淑芳也在张瑞恒6岁那年被接到了英国。这些资料,都可以从民政局的档案查到。”

我和瑞恩点点头,都抱着双手饶有兴致地等着老福说下去。

他说:“信是张瑞恒写的,从信件中不太规范的拼写和语法错误可以看出出自孩子之手;还有二楼他卧室桌子上的信纸,和信封内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告诉你们那三封时隔近一个月的信为何会在同一时间送达贝克街。”

听到这我和瑞恩都来了精神,纷纷坐直了身子竖起了耳朵。

老福说:“我们到达张顺英家的房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路边的邮筒是新的,而下面的基座却是旧的。到邮政总署的时候,我查到那个邮筒其实在半年前就坏了,到前几天才修好。而显

然寄信的小张瑞恒不知道,就把信投了进去。直到三天前邮局检修更换邮筒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有三封信,这才一并放到了其他的邮筒里,给邮寄了过来。”

瑞恩做出了一个吃惊的表情,我则猛地拍了一下脑袋,我怎么开始就没注意到呢?

老福看了我们俩一眼,接着说道:“而在海关处通过出入境记录,我查到张顺英是在9月17号出境的,也就是张瑞恒第一封信的后一天。两个星期之后的10月3日,郭淑芳也带着张瑞恒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国际航班。”

“张瑞恒屋子里电话没有合拢,甚至台灯的按钮都还是摁着‘ON’的那个方向。显然是他在接电话的时候,受到了什么惊吓,或者被电话里的什么声音给吓到了,就跑下楼去了。”

听到这我大吃了一惊,用焦急的眼神催促老福赶快讲下去。

“通过电信局我查到了张顺英家屋子内几部电话的通话记录。9月16日早晨张顺英夫妻的卧室里接到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来自中国重庆黔都。而9月23日晚张瑞恒的房子里也接到了一个越洋长途电话,号码是他家里的电话簿上写着‘Ded’的号码。”老福说道。

最后,我心有余悸的说:“那个孩子的死状……”老福微微闭上了眼睛,用了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说道:“在东南亚的一些部落以及中国的苗寨中,一



◆作者:儒爵爷
◆出版社:吴昊轩出版社

直流传着一种诡异的巫术,叫做索魂。他们认为,可以将一些特别的人的魂魄从躯体中取出来,然后通过一些特殊的法术、咒语等,将所取到的人的精魂炼制成药物,人服用后,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这种荒谬的说法,得到一些赌徒和罪大恶极的人推崇。

“把男孩制服,给他穿上锁魂红衣,系上坠魂砣,这就是留魂。再把男孩杀死,并用分魂针插入他的头顶,这是泻魂,估计凶手应该带有装魂魄之类的道术法宝,比如葫芦、盒子之类的装魂之物。最后再挂在他肩膀上——按道家的说法,魂魄是不可能完全取净的,所以必须让他离开土地,挂在木头上是因为木代表生命,特别是槐树,他们认为带有‘鬼’字的槐树,阴气极重,能够促进引魂的效果,这样才能把孩子的魂魄吸取干净!”

听到老福说出这些我此前闻所未闻的话,我不由得惊呆了。没想到那个孩子如此诡异的死法,竟然还有这样的解释。而,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离奇死亡的孩子,他,到底是谁呢?

剩下的,我们只有回重庆才能更进一步地了解了。

